

## 竹林小徑的防風植物—兼談我對「外來植物原罪說」的迷惘

方聖平 2010.01.14



「竹林小徑」位在「哲學家步道」起點轉彎處，有出入口銜接環相思湖步道，也有木樓梯通往人社院大斜坡頂，因為幾叢金絲竹而得名，命名者是熱衷攝影的郭定原先生。

新竹的風厲害，該處的風不只打一處來，打到了大樓再捲回來，把竹風的厲害放大了好幾倍，連帶使得「哲學家步道」以及檔土牆下方的「蘭花小徑」很難經營。植物在頭幾年的風季既容易失水，根部又容易動搖，甚至倒伏，存活不易。為了減緩風害，去年（2009）七、八月之交密種一排觀音棕竹，擋風效果尚不明顯。今年 1 月有人丟棄數十枚月桃的塊莖，遂撿來種植，期望長成第二、三排擋風綠牆。

日前熱愛生態的蝶園之友來訪，見到這排近期新植的觀音棕竹，心情大壞，感慨人謀不臧，助長外來植物，陷本土植物於頹弱之勢，而憂心忡忡。說白話一點，她認為蝴蝶園應該只種「原生植物」，不該再種「外來植物」了；種外來植物對台灣的生態是不好的。

許多人的世界觀非常單純。甲是好的、對的或有益的，乙是壞的、錯的或有害的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。也有些人儘管希望世界單純些，可惜所看到的世界未如所願：甲有 A、B、C、D 等特質；從 X 的觀點來看，A、B 是有益的，從 Y 的觀點來看，又有新的利弊排列組合；而乙的複雜度亦如是；甲、乙沒有交集時是如此，倘有交集互動，又牽一髮而動全局；彷彿沒完沒了，但也勉強可以理解。

地瓜，或稱蕃薯或甘藷，是目前台灣本土味的熱門象徵。蕃薯是從中南美洲輾轉傳到菲律賓，再傳到福建的。只知道它在明末傳到台灣，至於是漢人從福建帶來，還是荷蘭人從歐洲帶來，已不可考。總之蕃薯來台灣大約 400 年而已，無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，都在災難期間活人無數。麥是華人的一項主食，「麥」的古字就是「來」，是 5 千年前傳到中國北方的「外來植物」，傳到南方則是西元前三世紀。至於稻米，是將近 7 千年前從長江上游傳到下游的。換言之，所謂「原生植物」就是「古時候的外來植物」。如果地球存在了大約 36 萬萬年，我們把這 36 萬萬年想成是一年，那麼 1 天就相當於 100 萬年，1 小時約相當於 4 萬年，而 1 分鐘就相當於 7 千年。無論是稻米、小麥、還是蕃薯，都是在這一年裡的最後 1 分鐘才來到台灣的。而且多虧了一再地雜交，才有今天的好滋味。在漫長的演化史裡，在互動愈趨頻繁且勢不可當的地球村上，真的這麼需要「原生植物」這個概念嗎？

天地無私，厚德載物；大地包容了外來植物，無偏私的長養它們，幫助人類度過災厄；人類回過頭來，一方面讚揚西雅圖酋長「大地不屬於人類，人類屬於大地」的洞見，一方面開始對這片土地上應該長什麼，不該長什麼，表達比天地祖先更強烈的意見。植物，植物，不都是食物嗎？人類受到外來植物的活命之恩，可以貪圖外來植物的好處，蝴蝶就不准。而蝴蝶的食物匱乏又是誰造

成的呢？

我替這排觀音棕竹感到不值。它們站在前線承受強風，讓後方的「台灣原生植物」有喘息生存的空間，並且餵飽台灣「原生」的蝴蝶，人類卻對這一切視而不見，只忙於替他貼上「外來植物」的標籤，加以嫌棄。等到要炫耀台灣這塊土地的“物種多樣性”時，又不單單想到台灣自有植物 4 千餘種，還把引進植物 4 千餘種納入統計 數字，共得約 9 千種，而深感自豪。土地裝得下這許多，是某些人的心裝不下。

外來植物昌盛，是因為它們和人類有良好的共生關係。人類不思加強原生植物和居民的共生關係，卻在觀念裡銳化營造現實界不必然存在的「原生/外來」界線和衝突，甚至挾持原生植物牟利，擔心它們變得家喻戶曉隨處可得。“外來種”和“原生種”未必只玩零和遊戲，你死我活。它們更可以有追求雙贏的局面。欺負原生植物的是人類，而不是外來植物，後者只是替罪羔羊而已。

後記：1. 作者文責自負。本文不代表「清華蝴蝶園」立場。

2. 本文旨在表達。樂意接受批評指教，也會深自檢討，但不會再做後續回應。

3. 來函請寄 [nthubutterfly@gmail.com](mailto:nthubutterfly@gmail.com) 